

呼和浩特史料

ᠬᠤᠰᠢᠨ ᠬᠣᠲᠤ ᠰᠢᠯᠠ

第三集



呼和浩特史料

第三集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呼和浩特史料 第三集

编辑者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

封面题字 甄可君

封面、题图设计 布尔固德

正文印刷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机关印刷厂

封面印刷 呼和浩特市印刷厂

目 录

革命春秋

归绥战斗中的统战工作……	李再森 回忆 整理 (1)
开辟固阳工作的回忆……	梁巨川 回忆 整理 (8)
草原实业公司的战斗岁月……	周健 回忆 整理 (18)
回忆延安民族学院的学习生活……	李丰 回忆 整理 (28)
三十年代的绥远新诗歌运动……	章叶 回忆 整理 (35)
回忆归武县军民的抗日斗争……	李容玉 回忆 整理 (43)
虎穴采购……	姚品章 回忆 整理 (69)
血洒青城……	白怀志 回忆 整理 (86)
洒尽热血迎曙光……	彭光华 回忆 整理 (96)
初到绥蒙的几次战斗……	李茂林 回忆 整理 (106)
与毛主席、朱总司令会师……	赵艾 回忆 整理 (114)
归绥解放时的几件事……	范贵 回忆 整理 (122)

党史资料

中共绥远特别支部……	市委党史办 (129)
中共呼和浩特市一至六次党代会简介……	市委党史办 (134)

历史人物

商震在绥远的几件事……	计魁元 (144)
先父荣祥先生生平事略……	荣虞麟 (153)
归绥“青帮”首领刘长荣……	刘映元 (161)

文化今昔

呼和浩特地区音乐文化概况(二)……	邢野 (170)
呼市民间歌剧团三十年……	中卫 (186)
康翠玲艺术生涯自述……	舒亚平 整理 (213)

	我所知道的《奋斗日报》·····	韩云琴 (239)
· 学府志 ·	玉泉区学校史初探 (下) ·····	国 柱 (252)
· 医 林 ·	归绥公教医院·····	王学明 (275)
社 会	“五四”运动前归绥地区社会简况·····	王再平 (290)
概 况	解放前呼市的“善举”机构·····	史海 小舟 (301)
	绥远城的建筑布局·····	瓜拉哈喇 (317)
城镇小史	绥远城将军衙署历史沿革·····	刘成法 (321)
	土默川重镇毕克齐 (上) ·····	李守义 (331)
宗教沿革	贵教传入归绥的经过·····	赵明湖 (345)
园林轶事	董家花园及董义其人·····	韩云琴 (358)
· 地名考 ·	土默川历史蒙语地名含义·····	苏 若 (368)
· 灾 异 记 ·	土默川气候灾异简记·····	徐锦贵 (393)
工厂史	呼市民族用品厂·····	赵 梁 (415)
反 动 组 织	呼市的一贯道及取缔一贯道的斗争 ·····呼市公安局征史办 牛德坤 王永令整理 (425)	
	反动的武装特务组织——“张庆恩 突击队”·····	丛 人 (439)
· 小 资 料 ·	·····	(445)



归绥战斗中的统战工作

李 森

一九四五年春天，组织上让我和王建功同志领上四、五十个在延安学习的蒙古族学员，返回绥远前线。我们步行从延安上来，经绥德、米脂、河曲，到了晋西北的偏关。那阵子，绥蒙区党政机关设在这儿。遵照苏谦益同志的指示，我带着李文精、云林秀、朱云山等十几名蒙古族同志，到清水河境内活动了一个时期，主要做敌伪工作，策动他们起义、反正。

不多时，我又回到偏关，在县城街头碰见了苏谦益同志，他对我说：“老李，准备去前方哇！姚司令来呀，你跟上姚司令的骑兵旅，一起上大青山。”姚喆司令员率骑兵一旅来了，上级给我发下两身制服、两双支楞楞的新鞋、十几元路费，又给我弄了匹好马子。嘿，这下可抖起来了！

走到第二天太阳落，部队到了归绥城南的黄台乡，这个村住着

Aut. / 1913 / 12

伪军。姚司令说：“既然来了，就没他们好的，敲狗日的！”同志们说：“好！”就狠狠打了一气，给敌人个下马威。等日头出来，我们进了榆树沟，当天晚上，就到了红召。在红召休整了几天，开了个会，分配了工作。那回，跟部队一搭儿上来的还有王建功，他被分配到绥东地委工作。

我跟贺吉祥同志，还有个后生，是老贺的勤务员，三个人分到了绥西。那天，我们打点行装上了路，快进武川呀，碰见个老乡，他说：“城里尽伪军，你们吃了豹子胆啦！”我们寻思，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能硬碰，就朝南绕进了井儿沟。井儿沟山高沟深，景致不赖。咱们绥西公署专员李维中，地委书记白成铭，骑兵三团蔡久团长，还有杨叶澎同志等都在这儿。跟同志们又喜相逢了，那个亲热劲儿，就不用说了！

在井儿沟，我们住了一星期。记得有天晌午，我跟几个同志上山打柴，刚弄下点硬柴，山下就招呼我。我下了山，同志们七嘴八舌地告给我：“小日本投降了！”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总算熬到了头，谁能不高兴！好多同志高兴得泪花花直往下淌。就在大家欢庆胜利的时候，白成铭同志把我叫了去，送给我一把橛子手枪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你和三团副政委白炳勋同志赶快下川。你这一带眼宽，熟人多。你们设法通过关系和敌伪军联系，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做好他们的工作，配合武装斗争，促使他们投降。如果敌人实在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他们！”

我和白炳勋牵了头骡子出了井儿沟。太阳落的时候，从白道梁后头上山，连夜翻到刀刀板，让人把骡子捎到霍寨放了场。我们又经捣拉土木，等插到前八里庄，天已经明了。我和老白都有自己的具体任务，他是外路人，我就在村里给介绍到大头云祥那儿。

撂下他，我又返回刀刀板。走到孔家营西边的高梁地，我实在困得不行，跌倒就睡着了。睡了一气，不知甚响动，把我给弄醒了。迷迷糊糊地看见身边站着个庄户人。我那时穿着蓑衣，许

是衣裳短，睡下后露出了小枪，这个老乡，估摸出我的身份，放心不下，就在我身边守着。他对我说：“刚刚前头有十几辆鬼子汽车迎西开走了。”我思谋，大概是去托县接他们的同伙一起逃跑吧。

睡起来，我又一个人朝前走，走到倘不浪铁道桥下的河槽，听见前头有叮叮当当的响声，原来是我们的同志拆了敌人的铁道，鬼子们正在搬铁轨、钉道钉，进行修复。东边还停着辆装甲车，正朝西打枪呢。他打他的，我走我的。我转弯到刀刀板，当天黑夜在外头的高粱地睡了一觉。天明回了村，霍寨的苏宝子来了，我跟他抽着烟叨啦了一气，俩人商量相跟着进城去。我们给骡子驮上梢子，就一起出了村。走到攸攸板，远远地瞭见房上有伪军的岗哨，我想了解一下情况。苏宝子说：“这儿他有认识人。我们就去了苏宝子的亲戚家。听说村里的伪军队（连）长是我认识的二罗、满那胜，我心想返回来寻他们做工作。走到西龙王庙，又碰见了潮洛蒙同志，他担心进不了城。我说：“跟上驮梢子的骡子一起走吧。”于是，我们几个一色的庄户人打扮，大摇大摆地进了城。潮洛蒙到了西河沿他们亲戚老荣祥家，我叫上苏宝子到云善祥家探听情况。云善祥说：“城里乱了套啦！伪军、警察全在城四周瞎轰轰。这会儿，新城更是把得紧，根本进不去。”云善祥的这所院子，隔条河跟伪军总司令部的南大门对着。我瞭见那儿也象蚂蚁炸了窝，当兵的窜出窜进，乱糟糟的。伪军总司令部有个副官姓包，住在云善祥院，我们又跟他说了一阵话儿。看情况，眼下还不好做归绥城里的伪军工作，我就跟苏宝子过了木桥，顺小北街、牛头巷到了乃莫齐召，又从草市儿出了城西口，走到僻静处，我拍打拍打衣裳里藏的手枪，说：“看我这儿别的甚啦？”苏宝子吃了一惊，有些后怕地说：“早知道你有这，我说甚也不跟你进来啦！”苏宝子回家去了，我上了水磨找伪军做工作，因为听云善祥说，王秉义带伪十六师直辖队一个连在那儿驻着呢。

水磨村口有个站岗的。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寻你们连长。”从屋子里又出来个伪军，这个人叫拐二子，我和他惯熟。他一见是我，赶忙招呼：“小才哥（我的小名）来啦！”就把我让到队部。见了王秉义，我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眼下，日本鬼子垮台了，你打算跟谁走呀？是跟国民党继续灰混呀，还是跟我拉上队伍去当八路军？”他说：“先等等德王的电报，看德王咋个安排。”我又说：“德王在张家口，就是来了电报能咋的？走哪条路，还得靠自己。”这时，伪军队长王月厚也带着几十个人进了村。这个王月厚我也认识，过去他是个读书人，不象王秉义行武出身。见到我，就寒暄起来，问我从哪儿来的，云泽（乌兰夫同志）现今在哪儿，等等。趁机我又给他做工作，告诉他：“云泽在绥东，如今是我们绥蒙政府的主席，杨植霖是副主席。……”我还问：“你咋办呀？”他说：“看哇……”见他吞吞吐吐，我就改了话题，跟他要了些子弹。这阵儿，外头有人报告说伪十六师参谋长云继珍、副官长任殿都来了。这两个人过去我也认识，但对他们眼下的情况不了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转出大门，隐藏到房后的高粱地里。听他们进了院，我悄悄把拐二子叫到身边，让他进去探听探听。拐二子回来告诉我：“他们说，现在局势不稳，谁也不要轻举妄动，等德王的电报来了，再做谋划……”

伪军中有个叫云北西的，跟我挺惯熟，他也告给我，云继珍、任殿都这两个人眼下还不行，是豆面点心——瓷个蛋蛋。他还给我搞来匹马子，把我送到孔家营。在那儿，我又寻到伪军队长武占荣、王文斌，给他们做了做工作，太阳落山，我才回到孔家营。

到了部队驻地，姚喆司令员立即把我叫去，说：“咱们准备打归绥呀，你还得出头露面，跟郊外的伪军打好招呼，别让他们瞎手。”日寇宣布投降以后，我军在绥远各地马上展开了收复失地的战斗，少数敌伪军驻守的城镇被我军收复了，很快就孤立下来。

绥、包头、集宁、丰镇等较大城市。此时，我军集中了兵力，收复归绥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我带着任务，匆忙下山。到了攸攸板，天就黑下来了。见到伪军队长二罗、满那胜，对他们说：“我去水磨、孔家营来，看看那几个队长，到这儿迟了。”接着，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告诉他们：“我们打归绥呀，你们谁也不要插手，不听我的话，当心带害！”他们赶忙点头说：“行、行、行！”我又去孔家营伪军队部打了招呼，还打发个人上了水磨村儿。就这样，在我党的政治攻势面前，归绥外围水磨、攸攸板、孔家营等据点的伪军，虽然还没有走上起义的正路，但是已经表示愿意为我军攻城让道，这就为我军向市区进攻减少了阻力。

八月十七日夜里，我晋绥步兵27团等部战上二百来人，由大头云祥引路，白炳勋同志带队，齐刷刷地从攸攸板西头插了过来。在西龙王庙，绥中军分区副司令兼27团团长马仁兴同志设下指挥部。部队悄悄儿从西河湾穿过，顺杨家巷、小北街，开到大什字，把伪军据点和总司令部都给围住了。

当时让我留在攸攸板，住在二罗、满那胜队部，稳住伪军，配合大部队行动。过了多时，归绥城方向还没动静，他们俩问我咋还不打，我说：“咋也天明了打呀！”五更时，稀稀落落的枪声响起来了。过了一袋烟的功夫，枪声就来得凶了，砰砰啪啪地响个不停。火车站的伪军张奇祥的两门大炮，也轰轰地瞎炸唬。当时，城中的日本兵都逃到大同了，敌人的主力是伪军。为了垂死挣扎，敌伪军沿街构筑工事，凭借居民住房顽抗，我军穿墙凿洞，步步逼近，老百姓见我们打归绥，非常高兴，也跟上民兵往倒弄敌人的电线杆子。弄倒一根，欢呼一气。不一阵儿，下起了瓢泼大雨，战斗打打停停。打到半前晌，雨小了，一架国民党的美制飞机，象只没头的苍蝇飞到归绥城上空，撒下些花花绿绿的传单，妄想在我军未破城之前，与伪军取得联系，让伪军向他们缴械。不过，已象惊弓之鸟的城里的伪军，还以为这架飞机是来

轰炸他们的呢，没弄清情况就向飞机开枪开炮，把这架飞机给打下来了。

归绥战斗中，我以攸攸板为落脚点，还时常去孔家营搭照搭照，这样身上穿的单片片衣裳就全淋透了，冻得直打牙磕子。为了沟通部队联系，晚上，我又冒雨步行返回了乌素图。见到姚司令，他正指挥战斗。根据战斗进展情况，归绥城一时攻不下，决定暂时把队伍撤回来。我来以前，他还派了吴建雄等几个同志去西龙王庙指挥部传达停止攻城、部队暂时撤回的命令。由于雨大路滑，子弹嗖嗖乱飞，吴建雄等没能冲过去。姚司令见我回来了，让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片儿。吃完面片儿，姚司令叫我再去传达这一命令。撂下碗，我骑上蔡团长的马子，顶住雨，飞马下山。到了攸攸板，二罗、满那胜听说八路军要撤，十分紧张，怕城攻不破，将来上司追究下来，和他们算帐。我说：

“你们不用怕，南头我们张达志政委率领的队伍也过来呀，还要打呢，归绥早晚要打下来。过一阵儿，我们部队从西头过呀，你们不要开枪。”安顿好他们，我到了西龙王庙指挥部，向马团长传达了命令。这才听说，后晌张达志同志率绥蒙军区的二百来名战士，在桃花板跟郭长清的队伍打了一仗，把敌人打得狼狼逃窜，退到归绥城。天快黑的时候，敌人从南茶坊进了城，破坏了我军的攻城计划，使城里被围困的伪军捞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安全撤出后，国民党的军队乘机进了城，跟伪军穿起一条裤子。太阳出来了，我站在哈拉沁的山坡上，用望远镜瞭见国民党的兵，都穿着灰裤衩，灰眉楚眼地眉着铁道，向卓资山方向开进。

我们攻打归绥的部队，在大青山沿山住了几天，就从哈拉沁到了后山的查汗敖包、石槽子、红召。在那儿开了个会，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

这以后，组织上又派我去百灵庙跟苏蒙军联络。任务完成后，我随白成铭等三十来个同志到了昭河。我因闹痢疾，在昭河

多住了几天，正巧锐军同志也在这儿开展工作。我的病好点了，就和锐军同志相跟着，准备去毕克齐。快到武川时，听见那里枪声就象炒豆子，原来是姚司令带着部队打开了武川。溃退下来的鄂友三的队伍从西跑，我们朝南走，正好遇上了。他们问：“谁啦？”我们说：“自己人。”愚蠢的敌人，在混乱中头也没回慌忙逃命去了。

在毕克齐住了两天，我们又到了察素齐。罗重群、李自勉等同志都在这儿活动。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发动群众，招收新兵。

这一段时间，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很有成果。伪军参谋长云继珍，还有李秀山，带着七、八十个人，为商量起义的事，先后到准格尔旗、萨县找我。我不在。他们碰见杨植霖同志，杨植霖同志让他们到察素齐找我。他们住在镇外十来里的一个伪军驻地。我骑马寻见他们，把他们领到了察素齐。罗重群同志给开了个会，这支伪军队伍就正式起义，加入到八路军的行列。我们的部队撤下来后，从包头起义的准格尔旗的齐文山、林国梁等，也相跟着来到察素齐，姚司令跟他们谈了话，还杀猪会餐，慰劳了他们。上述起义人员和新参军的三百来人，连夜开到白塔，坐上火车，到了集宁。起义部队在集宁休息了几天就开始整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整编结束，这支队伍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兵旅。

这一段的斗争，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因此促进了敌伪军的瓦解。其中的一部分人，弃暗投明，参加革命。这有力地配合了我们军事上的进攻。

这以后，我又遵照党的指示，先后在独立骑兵旅、骑兵团游击支队工作。

（王再平、吴家琨整理）

（李森同志现为内蒙政协副主席）

开辟固阳工作的回忆

梁 巨 川

一九四六年，晋绥二分区已全境解放，但绥蒙地区的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晋绥军区将我所在的二分区兵工厂移交给绥蒙军区。移交后不久，绥蒙地区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缴获了蒋军大量的枪支弹药。我们的兵工厂只好停工待命。到一九四八年，绥蒙军区兵工厂也已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上级决定停办。组织上决定将原来兵工厂的人员全部转到军区武委会。于是，我便带着这些同志到军区武委会报了到，我被分配担任军区武委会一科科长，其他同志均被分配搞民兵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即随军进入归绥市，刚一进城，我们驻扎在小教场。记得在归绥市驻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数次代表武委会参加了姚喆和董其武主持召开的军区办公会议，研究讨论如何做好新区的民兵建设和如何开展民兵工作。

受 命 赴 任

绥远和平解放后，大量的新工作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去。一方面，要对国民党起义部队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整编；另一方面，需要抽调大批党政军干部，接管各级政府，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组成新的人民政府机构，剿匪镇反，减租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并领导各族人民尽快恢复生产，建设家园。

一九四九年底，绥远省委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到各旗县开展工作。省委决定派我和林田同志去固阳县做领导工作，任命我为固

阳县委书记，林田同志为县长。由于当时党的组织还没有公开，我们就以工作团的名义前往固阳县，由我担任工作团团长。

固阳县与归绥县、萨县等县，当时都隶属绥中地委管辖，地委设在萨拉齐。固阳县地处大青山北麓的后山地区，是一个历史较为悠久的古老县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下，官府盘剥，兵匪扰掠，五业凋蔽，民不聊生。我们一到固阳，无论县镇和农村到处是满目荒凉的景象：县镇断墙残垣，各业萧条；农村房屋破陋，百姓衣食无着。当时群众用“顺口溜”描述他们的贫困生活境况：“一门一窗，人起炕光；地下安着半截水缸，炕上躺个重病的婆娘”。

刚刚解放的固阳县，全县仅有五、六万人，县城里只有三、四千人，而且大多居住在新、旧城之间的小街僻巷之中。当时除少数积极分子外，多数群众对我们这些新到的干部还不大了解，又觉得我们人少力单，加上土匪和反动残余势力不断进行反共宣传和骚扰抢掠，所以他们不敢接近我们，更不敢同我们讲真情话，只是以观察的眼光注视着我们这些人的行动。

坚 持 斗 争

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〇年上半年这一段，我们在固阳县开展工作是十分艰难的。这是由于：一、我们虽然被称为“固阳县工作团”，但只有三十多人，又都是外来干部，情况很不熟悉，而且，除了我和林田同志带一枝手枪外，其余同志都是赤手空拳；二、当时起义的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进行改编，军心很不稳定。地方顽固的反共势力尚未打倒，政治形势极其复杂，各区、乡、村还没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人民政权机构，社会治安十分混乱；三、做起义部队和起义人员的工作，政策性很强，又需要对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是新来乍到，人地两生，稍有疏忽，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之祸。比如，一旦发生哗变，工作团的全体成员就会有流血牺牲的危险。虽然有这么多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

但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我们意志坚定，充满胜利的信心，努力工作，坚持斗争。大家表示那怕最后只剩一个人，也要坚守岗位。为了在上述复杂的情况下做好工作，我们给自己规定：无论碰到多么复杂的问题，遇到多么危险的情况，既不能惧怕，又不能盲动；既不能躲闪，又不能迁就；既不能软弱，又不能生硬。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高度的警惕，正确的决策，周密的部署，果敢的行动，充分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地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同志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县委和工作团的每一项决定上，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我们刚到固阳时，这一带留驻的起义部队，有陈秉义（王英旧部）的一个旅、鄂友三师的一部分和旧县政权所辖的“县大队”三百余人。在这些旧军队内部，情况也很复杂。有的官兵等待人民解放军前来整编；而有一些官兵，恶习不改，继续危害百姓；还有一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图谋哗变。另外，当时固阳一带的土匪还经常出没。以王毛仁为头头、四十多人的一股土匪，骚扰抢掠尤甚。他们经常在固阳县城通往包头的大道上拦路抢劫。有一次，我方的两名交通联络员被他们拦劫，随身携带的东西全被劫走。还有被派到区里工作的我们的两名同志也被枪杀。

由于固阳刚刚和平解放，起义的一些官兵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不了解，加上我们工作团人少力单，有的起义人员对我们还不服气，有时还要故意给我们出难题，看看我们有无胆量，对他们是否信任，等等。有一次天刚黑，工作团驻地固阳城周围枪声大作，而且愈来愈近。这时候，起义部队十一旅旅部打来电话，说要工作团梁团长亲自接听电话。电话称：发现有一百多名武装土匪攻入固阳城内，请梁团长来十一旅旅部商量对策。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必须当机立断，作出答复。我和工作团的同志们分析，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真有土匪攻入城内，烧杀抢掠，甚至

袭击工作团部；另一种可能是起义部队故弄玄虚，用来试探我们。无论是哪种可能，我们认为，还是由我亲自去一趟十一旅旅部为好。尽管此去有牺牲的危险，可是，如果畏惧不去，就会让他们笑我们胆小，有损于党的威望。同时，起义部队中有人会说我们不相信他们，不愿意同他们真诚合作。于是，我就告诉十一旅旅部，我们马上去。

工作团的同志们做好了万一出事的准备。这时候，天更黑了，我带了一名警卫员迅速而隐蔽地奔向十一旅旅部。到旅部不大一会儿，枪声渐渐稀疏。十一旅旅长陈秉义说：“那一百名土匪已被我们打跑了，问题已经全部解决，请梁团长回去休息吧！”事后，才知道这是他们对我们的一次试探。有一次，陈秉义旅的副旅长白凤藻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梁团长，那次你们不觉得怕吗？当时我还替你担心，因为那时连我也掌握不了我们下属的官兵。”我说：“我们上有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没有什么可怕的。至于你们起义部队，我们深信，在陈、白二位旅长的领导下，一定不会出什么问题的！”白副旅长听了我一席话，哈哈大笑。

工作团的驻地固阳新城在“九·一九”起义前是固阳县旧政权、旧军队和上层人士活动的中心，城内的政治成份复杂，又不如旧城的群众基础好，工作团随时有被来路不明的坏人袭击的危险。有的同志考虑到工作团的安全，建议工作团搬迁到旧城去办公。经我们研究认为，考虑工作团安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转移办公地点势必会给人家造成工作团胆小害怕的印象，同时也不利于影响、团结和改造起义人员。所以工作团没有采纳搬走的建议，工作团一直坚持在新城办公。以后的事实证明，不搬走的主张是正确的。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团结了起义人员。

接管政府

当时，绥远省委指示，派到各旗县的工作团，第一个任务是

尽快地建立党的各级基层组织，接管县（旗）、区、乡政府。在做好与起义人员合并工作的同时，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有起义人员参加的新的县（旗）、区、乡人民政权机构。

一九五〇年二月，我们召开了固阳县人民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会议宣布了县长、副县长以及各科局正副科长的任职名单。县长林田同志，副县长徐秀泉同志（起义人员）。民政科长郭振忠，财政科长刘纯孝，公安局长杨润田。各科还吸收起义的人员担任副职。县政府机构和人员一经宣布，新的领导就深入到原职员中进行谈心交朋友，很快地熟悉了原固阳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还能通过一些旧职员随时了解到起义部队和起义人员的活动情况和思想动态，逐渐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县的政权机构建立起来一个月后，又用了两个月时间，各区、乡人民政权机构也相继建立，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分别任命了各区乡的党政负责人。当时固阳县下属五个区，各区都是区委书记兼区长。一区是郭宪治，二区是张玉墀，三区是朱锡立，四区是姜云腾，五区是李辉祥。

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系统。县、区、乡三级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建设家园，并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困难，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县、区、乡党政领导继续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如县委组织干部自己动手，运土、和泥、打土坯，抹房修墙。不但节省了开支，更主要的是影响了群众，教育了起义人员。有的起义人员见我们领导同志也亲手和泥、打坯、抹房、砌墙，连连称赞说：“共产党确实不简单！共产党的干部名不虚传。现在我才明白你们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我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弃旧图新，重新做人，争取多为人民做好事。”

在与群众接触中，我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如三区区长朱锡